

法蘭西一瞥

少年史地叢書

法蘭西一瞥

顧德隆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法蘭西一瞥目次

第一章	和英國的關係	一
第二章	諾曼底	四
第三章	幾個諾爾曼城	九
第四章	布勒塔尼	一四
第五章	聖安贖罪節	二〇
第六章	巴黎	二八
第七章	森河岸邊的巴黎	三二
第八章	法國的家庭	三七
第九章	法國的男孩子	四二
第十章	法國的農民	四七

第十一章	徵兵·····	五一
第十二章	羅亞爾河沿岸·····	五五
第十三章	羅亞爾河沿岸(續)·····	六二
第十四章	羅亞爾河沿岸(再續)·····	六八
第十五章	坎密絮德教徒的故鄉·····	七四
第十六章	葡萄園·····	七九
第十七章	隆德·····	八五
第十八章	法國南部·····	八七
第十九章	橄欖出產地·····	九一
第二十章	·倫河上的幾個城·····	九七

法蘭西一瞥

第一章 和英國的關係

和英國最接近的，要算是法國。她們倆的中間，祇隔着一條綠水。假使你立在多維（Dover）的高峯上，或是佛克斯墩（Folkestone）的草地上，在天氣清朗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一線白石壁和翠綠的山坡遙伸在海裏有二十英里之遠。

英法兩國隔海遙遙相對，在歷史上做了許多年數的讐敵，現在總算言歸於好了。那分隔她們的海峽，英國人稱之曰『英國的海峽』（English Channel），法國人稱之曰『袖河』（La Manche），因為牠的形狀像個袖子。

凡兩國土壤愈是接近，來往交涉的事亦愈多；英法兩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早的時候，就有許多船隻在這條峽內駛來駛去。那時英法還沒有成立

國家，先有布立吞族（Britons）和高盧人（Gauls）相互交易貨物，結成朋友。凱撒（Cesar）帶了他的羅馬軍隊，渡過海峽，征服英土。一千餘年之後，諾爾曼的威廉（William the Norman）領了法國的武士，渡海做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勝利的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

從他之後，英法的關係更密切了。英國的歷代王族有許多土地在法國；往往他們的權柄，比法王還大。有時英王因為喪失了在法國的土地，想盡種種方法去爭回來，於是是很長很可怕的戰事就起來了。這個深讐積怨到一百年前滑鐵廬（Waterloo）大戰之後，纔算打消淨盡。在這次一千九百十四年至一千九百十八年的歐洲大戰裏，英法兩國如兄如弟合力謀歐洲的自由反抗德國的專制。自後兩國連結更固，想來決不會再有離異的事了。

英國旅行的人總先到法國去，這差不多已成一定不易的習慣了；不獨是因為法國是毘鄰，並且因為到國外的大道大半都要穿過多維海峽的，到了

法國，然後再分向歐洲各大陸國去。

可是許多遊客確是喜歡到法國去，因為那裏有許多很好看的東西。法國人對於自己的土地覺得很驕傲，常常稱自己的國家『爲美麗的法蘭西』(La belle France)。但是法國確是一個美麗可愛的樂土，這個名詞很是得當。在那碧藍的天底下，和暖的日光中，都是寬闊的大平原；平原上到處都是隨風倒側的禾穗和稠密的果園。山坡上在秋天的時候掛滿了一串一串的紫葡萄，映着日光，閃出金亮的顏色。沿着寬大的河流的兩岸，布滿了一堆一堆美麗的村鎮；那尖尖的頂角和高聳在上的屋脊，都倒映在澄清緩流的河溪裏，真是一幅無上的天然畫。

然而渡過多維海峽初到法國的時候，決不知道法國是這樣一個快樂好看的地方。法國的北部是歐洲大平原的一部分；地勢平坦，泥土肥沃，耕種得很是考究，每年米麥的出產很是可觀；然而一望平原到處一式，當然不能引

起遊客們的興趣，所以遊客到此，急急的向南方巴黎或西南諾曼底 (Normandy) 而去。

剛纔所講的出產豐富的法國北部，在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時候，德國的軍隊就在這裏攻打法國，所以本來的稻田，果園，村鎮和住屋至時都變了大戰場；轉瞬之間又變了丘墟荒蕪驚心動魄的鬼域。然而法國鄉人愛鄉摯篤；等到戰爭事一了，散處四方的農民，都漸漸的向本鄉回來，在那血肉模糊燼餘瓦礫之中找那本家的遺跡。

我們現在轉向西南上去遊玩，因為那裏有個省分對於英國人特別的有興趣。一是諾曼底——現代的英國受他們的幫助不少；二是布勒塔尼 (Brittany) ——那裏的人民說的話，頗似現代衛爾士 (Welsh) 的話。

第二章 諾曼底

在諾曼底有幾個地方，很像英國的鄉鎮。你四面望望，都是草地，果園，樹林

和榆樹的籬笆等。茅屋的旁邊圍着許多美麗的園子。古教堂的尖頂高聳在雲端裏，蔭護着一堆的村屋。旅客見了這種景象，還只當是在一個殷富的英國鄉鎮裏遠足呢。

諾曼底的果園是出名的。所以在秋天的時候，到這個地方去旅行，是極有興趣的。你假使走進一個園子裏去，只見到處都是纍纍的沉重的好果子；蘋果梨子等等都是成串積塊的掛在倒懸的樹枝上；那果皮的顏色，有紅有黃，有茶褐色的，真是好看。諾曼底果子既這麼多，蘋果的出產比葡萄還多，所以他們都吃蘋果酒。

有一件事情我們覺得很奇怪——就是麥田和果園是混在一塊的。麥田裏邊長着許多蘋果樹，或是在有斑節而彎曲的老樹幹底下，種滿着許多小麥，他們以爲極平常的事情。但是我們總把他們分開種的，以爲混在一塊都要受害的。法國的農民往往種許多胡桃樹在麥田裏，所以到了秋熟收穫的

時候，上下可以一起採割。

諾曼底的農民非常勤勞刻苦。天一亮，就到田裏或是果園裏工作。男子墾土耕田，女子擠牛乳，做乳酪，飼家畜，織花邊；有時還要趕着一羣鵝到草地上去，或放羊羣到山谷裏去。稻麥成熟的時候，全家都到田場上去收割；果子黃熟的時候，都到園子裏去採摘。

採果子的時候，他們用一根長桿子打下那蘋果和梨子；於是一個一個都從樹上落下來，在長草裏積成一大堆。鄉民把他們載到酒房裏藏起來。過了一時，個個都爛熟了，於是把他們堆在磨盤上，用一隻馬盤旋磨着。那磨盤底下放一隻大桶，果子汁就從磨盤裏點點滴滴的流入大桶。那點滴濺潑的聲音到了他們農民耳朵裏是極好聽的，因為這種聲音就是將來雪白洋錢在袋裏鏗鏘的聲音。所以他們聽了，笑得嘴也合不攏來。

每到深秋的時候，農民都到樹林裏去伐木，因為一到冬天就要用牠們來

生火。野草和蕨梗割得短短的鋪在馬房裏和牛欄裏，給牛馬睡覺。村裏窮人的小孩子很高興的拾集樹上落下來的斷枝和松子；預備冬天裏把他們凍僵的手指血紅的鼻尖暖和過來。那松子燒起來，放出許多松油，倒也可以維持幾點鐘的熱度。

每一個田舍旁邊，總有一間烘麵包的屋子；這屋子的旁邊堆着許多引火的柴草。他們的麵包都是家裏自己做的；每月至少做一次麵包。他們把小麥粉大麥粉和玉蜀黍粉混和在一起，稍微加一點水，做成功一種特別的麵包。他們每次用膳的時候，就拿這個當飯吃。這種麵包的做法也很別致；他們既混和之後，就用一樣東西「法名叫做立（bric）」所以就叫做「立麵包」。把他搥捏，做成一個粉團。於是再分成小塊，放在爐子裏烘。牠們的形狀是扁圓的，好像腳踏車上的輪子，烘好後就堆在櫥裏。有時他們中間是空的，形狀好像是一個救命圈，掛在木釘上。

這是諾曼底鄉下人吃的大宗食料；但是我們實在不歡喜吃這個。硬而無味，鹽又放得很少，所以往往是酸的。然而諾曼底的農民天一亮起來，嚼着這種麵包，喝着蘋果酒，倒也津津有味。日中的時候，一塊浸過牛乳的麵包外，還有一碟子青菜，一點點酸乳酪當小菜。但是他們主要的聚餐是晚飯。那時工作已畢，晚上的涼風吹來非常爽快。除了大片的麵包，滿碟的青菜，許多的蘋果酒外，還有一碗肉。在窮一點的人家，肉是不大見的。

在鄉下的村鎮裏星期日是休息的日子，也是娛樂的時候。鄉下人在教堂裏做過禮拜聽過牧師的訓話之後，都成羣結隊的談天，遊玩。不論老小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在偏僻的地方，你還可以看見老式的服裝；但是大半都改新裝了。他們的衣服很美麗很好看。青年男子都穿着繡花的外套，白褲子，大木履。姑娘們都穿短裙，裙下露出雪白的襪子，頭上戴着高的諾曼底帽，繡花的帽翼用金的和銀的別針釘住在帽上。青年們很忙碌的頑木球；姑娘們走來

走去講話，看青年們頑球。年紀大一點的人都圍坐在桌子旁邊，喝喝蘋果酒，談談家鄉瑣事。

第二章 幾個諾爾曼城

在諾曼底有許多奇特美麗的老城子；那裏的基督教堂，城堡和天主堂都是遊客所極歡喜到的地方。內中最有名的是盧昂（Rouen），在森（Seine）河的旁邊。這城的一部分是歐洲最古的遺跡，屋子教堂都是年代很久的古物；然而還有一部分是極新的：不知多少的煙囪高聳在半空中，一天到晚滾滾的吐出許多黑煙來。工廠中間以綿花廠爲最大，工人亦最多，所以盧昂有人叫牠『是法國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注一）

這古城的光榮全在那雄壯美麗的天主堂。在無數精緻的屋脊，屋頂，亭塔之上，這所高貴的建築好像鶴立雞羣的儼然高高在上，俯視下面海一般的房屋。這所建築的主要部分，始成於十二世紀；隨後每世紀總有修改加添的

工程，所以這所赫赫的建築，實在是人類計畫建築的七百年大史。

圍繞這天主堂的房屋，都是中世紀遺傳下來的古物。有一個文人在教堂高層的窗上望下去，他形容道，只見許多煙囪，傾側的牆，歪斜的屋頂和舊式凸出的樓房，混和得一團糟，簡直分不清楚；然而看上去倒很奇妙有趣。這些折曲傾側的屋子相互依靠着，好像海螺生在大石上的情狀一般。水平或垂直的線一條也找不到。要尋出這屋和那屋的界線，真是極不容易的事。要是把一間屋子拖倒了，那鄰近的幾間勢必同時倒下。上面還有小小的洋臺，用門通着；屋頂上開了無數的天窗，透露日光。若是一千六百六十六年的倫敦大火惠臨到這裏，那不消多少時候，可以都變成焦土。

有一條街上站着一個古塔。一千四百三十一年五月，法國勇敢高尙的姑娘名叫佐安（Joan of Arc）的，就在這塔裏受審判。後來這位殉道的女英雄燒死於這城裏的一塊空地上，她的灰骨都棄在森河裏。

每天晚上盧昂有一個沉盪的鐘震響着；這鐘的名字叫做盧佛爾（Roll-

vel）。遇着有火警讐敵和睡覺的時候，就打擊這個鐘告訴全城的百姓；這樣已經有幾百年了。五百年來這鐘一直在格羅色·霍勞（Groose Horloge）塔裏；但是這鐘的壽命比這塔老得多了，並且還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講這鐘的歷史。一千三百八十二年的時候，法王新加一種稅律，於是盧昂的人民羣起反抗。國王派了兵隊，壓迫他們服從；又因為這個鐘是召人民叛亂的先聲，國王命令把塔拆毀。然那有名的鐘卻早被人民藏起來了。不多幾時他們又造了一個新塔，把鐘放在裏面；直到現在這鐘還是悠揚震盪的天天響着。

法雷茲（Falaise）是勝利的威廉的誕生地，所以很出名。這位大人物初見天日的那個城堡，是很有趣味的。一片大平原的當中，聳着一個山頭，山頭的頂上就是那個城堡，遠望過去，好像是一頂王冕。這樣出類拔萃名垂千古的人，正該誕生在這種地方。

這個城子本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地方，到處都是花臺和花園；古舊的灰色房屋，隱隱約約的藏在翠綠色的新鮮樹葉裏。法雷茲的人民非常喜歡花；但是花園裏弄得鮮豔整潔，就是窗限上都放滿了花盆花箱，種着各種妍麗的花朵。賣肉的店門口，也放着許多丁香，芍藥，相思等種種可愛的花。

從法雷茲到康（Oaen）有一條橫過平原的大道。法雷茲是威廉誕生的地方，康是威廉安葬的地方。那置櫬的教堂，還是他自己造的。

康是一個教堂的城市。同英國的牛津（Oxford）一樣，森林般的塔和頂尖高插在雲霄裏，無數的大鐘在塔尖裏滴搭滴搭的走着。那裏有幾個很可愛的小公園和一個大公園。在極狹極奇的街道中還可以找到許多古舊的房子，都用木料做架子，木上都雕着花紋。但是這城以全體而論是很新的。

巴葉（Bayeux）是一個靜恬質樸的城子；因有很壯觀的天主教堂，雕刻的舊房子和那有名的巴葉花氈，所以很出名。那巴葉花氈上面繡着諾曼人征

服英國的種種寫真。這氈是諾曼征服英國後用羊毛織成的，人家都說這是威廉的妻子和幾位貴族婦女親手織的，不知是真是假，很難判斷。

這巴葉花氈是一條長的麻布，長二百三十英尺，寬二十英寸；放在一隻玻璃匣子裏面，所以看客可以從這邊看到那邊，人物個個都看得到。氈上的花樣是用毛絲織出來的；雖則經了這許多年代，那顏色還是很新鮮，好像剛剛織好一般。氈上所織的事很多；開頭是哈羅德 (Harold) 的渡海到諾曼底，他的遇險，他的被捕，和他的受困於威廉。其間最有名的一景——就發生在這貯氈的教堂裏——是哈羅德立誓幫助威廉做英國的君王的事；然而哈羅德受人欺騙，因此冒犯了神仙。

這樣一景一景的下去，直到哈斯丁斯之戰 (Battle of Hastings) 的一幕。這幕占了全體四分之一；表着哈羅德拔出眼中的箭，英人四散奔逃。這氈到了最後的幾景，針子還沒有做完，花樣也都是疏淡淡的沒有織完，所以最後